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龙虎剑侠缘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龙虎剑侠缘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虎剑侠缘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639 - 4

I. ①龙… II. ①冯…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105 号

点 校: 李 聪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回	月夜吹箫突来引凤客 痴心结爱渴病求凰人	1
第 二 回	千里下山为筹千金饷 百计求婚用尽百种谋	13
第 三 回	诬盗种赃九龙杯被窃 移花接木向凤姑出难	25
第 四 回	星月依然双雄争救女 门庭如旧老父祸来临	37
第 五 回	屈打成招衔冤奔长途 以强欺弱恃蛮压书生	49
第 六 回	神出鬼没收服虎头剑 风狂雨骤病磨何玉蓝	60
第 七 回	野店荒村姑娘染奇疾 胡说八道医士落围缸	73
第 八 回	和尚淫恶化缘访美色 妮子风流茅屋动春情	86
第 九 回	一缕闷香爱卿身罹劫 千里追踪兄妹各逞强	99
第 十 回	皇觉寺中大破藏春室 何家庄上共庆和乐杯	111

第十一回	草庵停柩戴天仇必报 禅宫藏艳人妖迹可疑	123
第十二回	如花美眷洞房春无价 似梦姻缘歧途泣奈何	137
第十三回	颠倒阴阳浪人遭淫戮 天生鹣鹒淑女得好逑	150
第十四回	儿女弄舌兰闺春得意 孀妇受屈月黑暗销魂	165
第十五回	伤寒起病谁怜孤寒骨 泼水湿衣又结露水缘	178
第十六回	昧良吞产衔血喷人毒 登岩入洞无心得剑奇	193
第十七回	道士炼剑集五百童子 大侠复仇刃两颗头颅	207
第十八回	如玉美臣脱险清龙寨 小娥银瓶联成鸾凤缘	219
第十九回	镖头有毒一丝牵好合 白璧无瑕三美结成双	234
第二十回	儿女英雄额手齐祝贺 龙虎剑侠诛仇庆团圆	248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65

第一回

月夜吹箫突来引凤客 痴心结爱渴病求凰人

一片蔚蓝的天空中，万里无云，只有一轮圆圆的如同明镜一般的月亮姑娘，她光泽而含微笑的玉容，一缕缕地倾吐出她柔媚的光芒，照耀得整个花园里的景物，很明显地呈现出来。时正初秋天气，满园子里的绿叶成荫，晚风轻轻地吹送，树叶儿都不停地摇摆，发散出瑟瑟的细碎声音。这声音是含有音乐的成分，在静夜的空气中流动，是更觉得清脆动听。园子的面积虽然不大，但亭台楼阁，却点缀得非常美观。前面是一个圆圆的池塘，水面上尚浮着翠绿的荷叶。这时池边石栏旁相对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个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的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一件二色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官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如敷粉，唇若涂脂，转盼多情，言语若笑，真是翩翩一个美少年。女的身穿月白绣红花的袄儿，外罩五彩刻丝石青褂。只见她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面如满月，两颊如霞，真是王嫫再世、西子复生了。

诸位，你道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原来是表兄妹。男的姓花名如玉，女的姓向名凤姑。如玉父亲名廷豪，由两榜出身，现任京中礼部侍郎。娶妻李氏，生一子一女，女名爱卿。廷豪在京城做官，家眷却仍住在故乡广东番禺县的兴隆街。凤姑幼丧父母，六岁时由李氏夫人领归抚养，那时如玉只有七岁，爱卿只有五岁，表兄妹三

人，青梅竹马，十分亲爱。不料第二年冬天，有一女尼，前来化缘，次早爱卿便即失踪。李夫人焦急万状，虽着人四出找寻，却踪影全无，心中悲伤十分，一面写信报告廷豪，一面贴榜赏格。谁知消息沉沉，直到现在。光阴匆匆，不知不觉已过了十个年头了。

凤姑年方二八，生得芙蓉其颊，杨柳其腰，娉娉婷婷，大有仙子凌波之姿，如玉自然是非常倾心。凤姑因如玉一表人才，宛如玉树临风，一颗芳心，亦早暗自属意。况两人自幼一块儿长大，心心相印，各人的心坎里，都承认将来是一对美满的姻缘。李夫人慈爱成性，见两人平日情形，也晓得儿女的心事，预备将来早晚成了他们愿望，眼前虽未明言，却早已存下了心。

如玉、凤姑两人脉脉含情地凝望了一会儿，凤姑颇觉不好意思，便慢慢地垂下头来。如玉悄声儿问道：“凤妹，前两天你不是老咳嗽吗，不知现在可大好了吗？”

凤姑听了，方才又微抬粉脸，含笑说道：“多谢玉哥关心，妹已全好了。不知怎的，身子乏了，便要咳嗽的。”

如玉道：“妹妹身子终太柔弱了，所以我劝你别常常忧愁着。前儿妈叫小红拿给你三两燕窝，你可有吃完了没有？”

凤姑道：“还不曾哩！”说着，凝眸沉思了一会儿，忽然又对如玉说道：“光阴真过得好快，爱卿妹妹失踪，不知不觉竟有十个年头了。假使她现在能回来，不是也有十五岁了吗？想起了爱卿妹妹，真是讨人欢喜，可惜她竟失踪了。”凤姑说毕，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如玉听她提起爱卿，心里亦颇感难过，说道：“对于妹妹的失踪，现在我想起来，觉得非常稀奇。像我们这样门第，外面歹人自然混不进来。况且妹妹那年还只有五岁，她一个人是不会走到外面去的。而且我记得当夜我们三人还好好在一块儿玩笑的，谁知第二天早晨妹妹就不见了，所以我说其中一定有缘故的。”

凤姑听到这里，凝眼望着他的脸儿，问道：“你说有什么缘

故呢？”

如玉道：“你还记得妹妹失踪前一日，有一个老尼来我家化缘吗？”

凤姑眼球一转，哦哦响了两声，说道：“有的，有的，那么照哥哥的意思猜想，卿妹难道是给这个老尼拐去了吗？但是卿妹睡在深闺里，她怎样把妹妹拐了去呢？”

如玉微笑道：“这个你不知道吗？那老尼一定是个异人，她把妹妹带了去，也许收做徒儿了呢！”

凤姑听了，抿嘴扑哧一笑，说道：“但愿果然如此，那我们不是仍可以有见面的日子吗？而且到那时，卿妹一定已学得一身惊人本领了呢！”

两人正在拿了无聊的话，互相安慰着，忽见凤姑房中的丫鬟菊儿，拿了一支凤凰箫，笑嘻嘻地走来说道：“今夜月色这样好，大少爷和表小姐不寂寞吗？婢子想表小姐是爱吹箫的，大少爷又是爱听表小姐吹的，所以婢子就拿来了。”

如玉听她说得有趣，心里很是欢喜，便忙伸手接过，递到凤姑面前，含笑说道：“昔箫史善吹箫，秦穆公以女弄玉配之，夫妇吹箫，能引凤至。今妹妹吹箫，其声之悠然动听，我想彩凤亦必随声而来矣！”

凤姑听他这样说，粉颊上顿时罩上了一层红晕，秋波水盈盈地瞟了他一眼，伸出纤纤玉手，拿过凤凰箫，嫣然笑道：“妹妹怎敢与古人相比。”说着，和如玉同在石栏上坐下。凤姑遂横了洞箫，凑在樱嘴上，呜呜地吹了起来。如玉觉其声幽静清雅，使人心怡神旷，思虑一清，情不自禁地连连点头。凤姑见他这样如醉如痴的意态，忍不住放下洞箫，哧的一声笑出来。不料正在这时，忽听一阵哈哈的笑声，连连地赞道：“吹得好，吹得好，吹得真好极了。”

如玉、凤姑冷不防倒吓了一跳，慌忙回头望去。只见那边假山旁站着一个少年，服装华贵，年约二十，满脸含了笑容，两手犹合

在一起。如玉仔细一认，心中虽然不悦，但也不得不站起来，招呼道：“啊哟！我道是哪个，原来是耀忠兄，有失远迎，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耀忠早已步了过来，向如玉拱手笑道：“如玉兄说哪儿的话来，小弟直闯尊府花园，倒是冒昧十分呢！”

耀忠嘴里虽然和如玉说话，但他两眼却偷偷地只管向凤姑瞟来。如玉见凤姑两颊早已通红，扶着菊儿，垂了头已姗姗地回内室去了。耀忠的视线，也跟着凤姑的倩影，却兀是出神。如玉瞧此模样，心中好生着恼，因说道：“耀忠兄忽然下降敝舍，不知有何贵干？”

耀忠这才如梦初醒一般，回过脸来，微笑道：“哦！哦！小弟今夜因在紫兰院里宴客，路遇尊府，故而特地亲自前来相邀，同去一叙如何？”

如玉摇头道：“屠兄盛情，敢不从命？奈家慈略有不适，恐深夜归家，诸多不便。他日家母病愈，定当奉陪。”

耀忠听了，忙又问道：“伯母不知是什么贵恙？花兄恕小弟造次，敢问刚才这位可是花兄的尊夫人吗？”

如玉微红了脸，连连摇头，说道：“不是，不是，她是小弟的表妹，自幼即住在我家，否则小弟怎会不给你们介绍呢！小弟是还没有娶亲哩！”

耀忠听了，暗暗欢喜，当下便辞别出来。如玉送到大厅，见老仆花林和耀忠小童墨官正在说话，一见主人出来，墨官便随耀忠走了。如玉待耀忠去后，便向花林埋怨道：“你怎的任他直闯花园，不先来通知咱干吗？”

花林听了，慌张着道：“大爷有所不知，屠爷虽然在我家来了不多几次，他偏说和大爷是知己，说既在花园闲散，咱就自己找去，何必通报。小人恐大爷责怪慢客，所以只得任他进来了。”

如玉听了，知道耀忠仗着他爸爸势力，到处随心所欲，不把他人放在眼里。责怪下人，原也无用，遂怏怏不乐地回上房去了。

如玉跨进上房，只见向凤姑表妹坐在床沿，和妈妈聊天。小红见大爷进来，便忙倒上一杯香茗。如玉走近床前，叫了一声妈，说道：“刚才我和凤妹见妈妈睡着了，所以到花园里去玩一会儿，此刻妈觉好些吗？”

李夫人点头道：“好多了，玉儿，是哪个找你呀？”

如玉恐妈生气，所以含混地道：“是屠家耀忠兄，约孩儿去玩，孩儿已谢绝了。”说着，回眸见凤姑，她却低着头，似有不悦之色。意欲抱歉几句，又恐妈妈听了要责自己不长进，不该和这种人交友，因此也只好待了一会儿。李夫人见时将二更，遂催他们去睡，于是两人道了晚安，菊儿掌灯在前，两人便移步轻轻地出了上房。

到了凤姑的卧房门前，凤姑向如玉膘了一眼，含笑说道：“玉哥请里面坐一会儿怎样？”如玉含笑点头。

两人进去坐下，菊儿把炖热的莲子倒了两小盅，请两人用些。如玉笑道：“这是妹妹吃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抢着吃呢？”

菊儿抿嘴笑道：“多着呢！大爷只管吃，表小姐哪里吃得这许多！”

凤姑却向如玉睨了一眼，意思是嗔他不该说这些话。如玉也自知失言，便拿起小羹匙掬了就吃，还对凤姑笑道：“那么妹妹快也吃一些。”凤姑见了，这才回嗔作喜，不禁嫣然一笑，也拿了银匙吃几粒。

如玉笑道：“妹妹的胃口真弱，你瞧我一碗不是吃得一粒没有了吗？”

凤姑把自己一碗莲子向他轻轻推了过去，说道：“我这人吃东西就古怪，太甜吃不下，太淡又觉没味儿。这碗我只吃了四五粒，你如不嫌脏的话，就拿去吃吧。”

如玉听她这样说，便笑道：“妹妹怎么说脏，也许更香甜哩！”

菊儿在旁听了，忍不住哧哧地笑。凤姑红晕了娇靥，啐他一口，似嗔似笑地道：“你少给我胡说吧！”

如玉道：“我再不敢胡说了，但妹妹多少该吃一些，怎么你一碗都不吃，我倒给你吃了两碗呢？这样吧，妹妹这碗分一半给我，一半仍妹妹自己吃吧！”

凤姑笑道：“我吃得下的话，还用和你客气吗？”

如玉听她这样说，便望着她道：“我说妹妹胃儿这样弱，实在是少运动的缘故。”

凤姑不待他说完，便瞅他一眼，笑道：“你这话有趣，那我怎样运动呢？难道和丫鬟们一样，也奔奔跳跳吗？”说得菊儿、如玉都笑起来。

如玉道：“我何曾叫妹妹这样做，比方饭后，到院子里散散步，看看花卉，这样也未始不是运动之一，终不要老躲在房中，常常歪在床上。我怕妹妹闷出病来，所以老来惊扰你，不让你睡，和你有说没说地聊一会儿，那我才安心哩！”如玉说着，把吃剩的半碗莲子叫菊儿收拾了去。

凤姑听他这样多情，心里自然无限感激，秋波脉脉含情地膘他一眼，但忽又害起臊来，把脸儿慢慢地垂到了胸前。这时菊儿又拧上两块手巾，并倒上两杯热气腾腾的玫瑰茶。凤姑纤手抚着茶杯，凝眸想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向如玉问道：“表哥，这个耀忠是和你哪儿结识的呀？他……又是怎等样的人呢？”

如玉听她问起屠耀忠，知道表妹心中，对于耀忠轻薄的举动，定有不满，因说道：“屠耀忠就是屠自强的儿子，我和他认识，也不过二月之久。其实这种纨绔脾气的人，我原不甘和他做朋友。今日他这种无礼举止，使我很对不起表妹，这个还请表妹原谅我吧！”

凤姑听如玉的话，仿佛已知自己的意思，一颗芳心，暗暗欢喜。因眉儿一扬，眸珠一转，无限温情蜜意地说道：“他轻薄妹子，这还在其次。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妹妹为哥哥前程着想，还是和他少往来为妙。”

如玉听她这样婉言相劝，真不愧是个贤德的女子，心中愈加敬

爱，因连声点头道：“妹妹金玉良言，敢不刻骨铭腑？往后自和他冷淡是了。”

两人谈了一会儿，如玉见凤姑已有倦意，遂起身道了晚安。凤姑遂叫了菊儿掌灯，伴大爷回房去安睡。

诸位！你道屠耀忠是怎等样人？原来他爸屠自强乃是个现任两广总督。自强娶妻方夫人，共生三子，不料长、次皆不幸身早亡，只剩下三子耀忠，自然是爱若珍宝，百依百顺。就是耀忠要天上的月亮，自强夫妇差不多也会想办法给他办去，因此更加造成了耀忠的撒痴撒娇。虽然年只二十，外面无所不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一班儇薄子弟，无不狼狈为奸，作为他的爪牙。就是本城抚台大人，也要让他三分，虽然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不法的事情，也只好装聋作哑，当个完全不知道的模样。

且说耀忠自从见了凤姑以后，他的灵魂竟好像是已脱离了臭皮囊一般，茫然地出了礼部侍郎的府门，踏着月色，嘴里连喊着美呀美呀！墨官跟在后面听了，心中好生奇怪，忍不住抢上一步，喊道：“耀三爷，你说什么‘美呀，美呀’，是不是紫兰花院里的香菜根美吗？”

耀忠听了，忍不住笑道：“香菜根虽然美丽，但怎么及得来她、她……的美丽呢？”

墨官听不懂，瞅着他追问道：“三爷说话有趣极了，她究竟是哪个她呀？”

耀忠道：“我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叫我喊什么好呢？”

墨官道：“那么三爷是在什么地方瞧见的，我墨官不是夸海口，一定可以打听出来的。”

耀忠听了，灵机一动，因道：“真的吗？花大爷的表妹叫什么，你可知道吗？”

墨官哈哈笑道：“这事情说起来就巧，那日小的经过花大爷家门，见停着一乘轿子，里面坐着一个姑娘。这时花大爷的童儿书官

匆匆出来，我们一见，便握手问好。小的因问轿中姑娘是谁，他说是他家表小姐房中的丫鬟菊儿。我问他表小姐姓什么叫什么，他告诉我说姓向名凤姑，今天原到庙里进香去。我听了，果见后面又抬出一乘轿子，前面有湘帘下着，虽然瞧不清楚她整个面目，但隐约地尚可以辨出她的容貌，真个是美得无可形容了。三爷如爱她的话，何不把她娶了来呢？”

耀忠被他说得心头怪痒的，眼前又显出凤姑的玉容，口里不停地喊着凤姑的名字。墨官见他这样失魂落魄的神情，也忍不住好笑起来了。

耀忠那夜从紫兰院里回家，已是喝得酩酊大醉。到了他自己的卧房，只见他房中的丫鬟梅香笑盈盈迎着叫道：“三爷，你怎么又喝得这个样儿回来了？刚才老爷着人来问，说三爷可在房里安睡了吗？我怕三爷被老爷责骂，给你谎说还在秉烛看书哩！我劝三爷以后千万别再深夜回来了，老爷知道了固然要不高兴，你自己身儿可也要紧呀！”

原来梅香本是方夫人的丫鬟，性情温柔，做事仔细。方夫人因爱耀忠，所以特地把她遣到耀忠房里服侍，现在已有四年多了。耀忠见梅香身儿窈窕，两颊如霞，便偷偷地爱上了她。梅香见三爷喜欢自己，便柔情蜜意地百般温存。耀忠也许她将来收作侧室，因此梅香把耀忠愈加关心爱护了。当时耀忠醉眼模糊，哪里听得到她的说话，走上前去，把她搂在怀里，嘻嘻地笑道：“妹妹，妹妹，你真美丽呀！我实在想死你了。”说着，又捧了梅香的粉颊，连连吻香。

耀忠这个酒后举动，梅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任他吻了一会儿，柔声地叫道：“三爷你醉得厉害呢！我倒杯茶给你喝，你快到床上去躺会儿吧！”说时，便把他扶到床边坐下，自己亲手倒给他一杯茶喝。

耀忠一面喝茶，一面抬了头望着她，笑道：“你真美……你真美……”

梅香见他这个情景，心里倒不好意思起来，两颊盖上了一层红晕，秋波斜乜了他一眼，笑道：“三爷，你竟醉得这样厉害哩！我瞧你还是早些睡吧！”

耀忠听了，迷糊地拉了她玉手，点头道：“好的，你陪我睡。”梅香因给他宽衣解带，服侍他躺下。耀忠伸手将梅香拉倒，叫她并头睡下，梅香不敢违拗，只好依从了他。两人无限缠绵地恩爱了一会儿，忽然耀忠低头在梅香樱唇上狂吻了一阵，连声叫道：“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你……真是我的灵魂……我是多么地想念你啊！今天果然给我想到了。哈哈！凤姑，凤姑！”

梅香被他这样轻怜蜜爱地温存，一颗芳心，本是又喜又羞，又得意又甜蜜。直听到他叫出凤姑名字，芳心顿时一惊，暗暗想道：这事情奇怪了，我还以为三爷是真的在爱我，谁知他将我的身子，聊以充凤姑吗？只是这个凤姑到底是谁呢？梅香想到这里，兴味顿时减了一半，附着他耳朵，悄悄地问道：“三爷，你说的什么话呀？”

不料耀忠这时搂抱着梅香身子，已是鼻息鼾鼾地睡熟了。梅香暗想：三爷他今晚一定遇见了一个美人儿，这个美人儿一定叫凤姑，所以他又痴痴颠颠地发呆了。不晓得凤姑是怎么样人家的姑娘，假使门第相当的话，倒可以娶了来给我做新少奶呢！论理三爷是早可以娶亲了，也省得他在外面夜夜花天酒地地胡闹。梅香这样胡思乱想地忖了一会儿，方才也熄灯睡了。

次日早晨，梅香正睡得甜蜜，忽然被耀忠喊醒。揉眼一瞧，见耀忠眼儿尚闭，口中犹喃喃喊着：“凤姑，我的亲爱……我的心肝。”梅香听了，方才知道他是在说梦话。连梦中都喊着凤姑，想凤姑的容貌美丽，也不说可知了。

正在这时，耀忠也醒来了，向她唇上啧啧吻了两口，笑道：“我的好凤姑，你是凤来我是龙，昨夜里真是游龙戏……”那个“凤”字还没说出，却已瞥见自己搂着的并不是凤姑，一时糊糊涂涂地咦了一声，急急问道：“梅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的凤姑呢，你怎

的把她赶出去了呢？”

梅香听了他这痴话，心里到底有些酸溜溜，便冷笑一声，说道：“什么地方来的凤姑鸡姑，三爷不要做梦吧！”

梅香这一句话不打紧，谁知听进耀忠的耳里，便呆了半晌，怔怔地说道：“奇怪！奇怪！昨天晚上凤姑明明陪着我睡觉，怎么你说我做梦呢？难道我真的在做梦吗？呜呜！是了，我真的在做梦。梅香，我爱凤姑，你给我把凤姑去请来吧！啊！凤姑，你真太美丽了啊！”耀忠说完了这两句话，把梅香身上乱摸乱揉，口里又不停地喊凤姑。

梅香看见他这个情景，分明是害了相思病，急得连忙起身，匆匆前去告诉方夫人。方夫人一听，心中焦急十分，慌忙三脚两步地到了书房间，走进床边，喊道：“儿啊！你患的什么病呀？”不料喊声未完，耀忠突然把方夫人抱住，说道：“我的凤姑，你来了吗？我真想死你了。”

方夫人瞧此情景，忙问：“凤姑是哪家的姑娘，儿说了出来，为娘的好给你作伐去。”

耀忠听了，却不说话，抱着方夫人不放，一定要她陪自己睡觉。梅香在旁边瞧了，真是又气又笑，因笑道：“三爷，这是老太太呀！你快别弄错了呢。”

耀忠一听，慌忙向方夫人仔细瞧去，果然是自己的妈，这一难为情，直把他无地自容，把头向被里一钻躲去了。方夫人见儿子患了相思病，真的十分厉害，遂问道：“你知道凤姑这人是谁呀？”

梅香微红了脸儿，冲口说道：“三爷昨夜在外面喝酒回来，就喊着凤姑名字，婢子当初并没理会，谁知今天早晨，三爷更痴痴癫癫起来了。”

方夫人咦了一声道：“昨天夜里我不是着人来问三爷可出去，你说没出去吗？”

梅香到此，自知失言，忙又道：“这个……婢子因恐老爷生气，

所以代三爷圆个谎，预备待三爷回来了，好好劝他别再夜里出外了，不料他回家就患了这个怪病。”

方夫人原是溺爱儿子的，听了梅香的话，不但不责骂她，反而连连点头，梅香心中，这才放下一块大石。

过了一会儿，方夫人搓了搓手，皱眉说道：“但是凤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梅香凝眸沉思良久，忽然哦了一声，悄悄说道：“太太，有了，婢子想三爷出外的时候，终是墨官随着的，倒不是问一问墨官，他也许知道凤姑是怎样的人了。”方夫人点头称是，于是两人到了外间，把墨官喊进来，问道：“你天天跟在三爷身边，三爷接触的人，你定然知道。现在你三爷念念不忘地喊着凤姑，你知道凤姑到底是谁家的姑娘呀？”

墨官当时听太太要问话，心中倒是一跳，及至听了，方知三爷是患了相思病，因说道：“太太，这个凤姑姓向，是这里礼部侍郎花廷豪大人的外甥女儿，生得花容月貌，美丽非常。花大人的公子花如玉，和三爷是朋友，三爷昨夜曾到他家去玩过，想是和这位向凤姑小姐遇见过了。”

方夫人、梅香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想：原来凤姑是花侍郎的外甥女儿，这也真可称门当户对了，因此忙又回进书房，对着耀忠安慰道：“儿呀！你快别东思西想了，你是不是爱上了凤姑小姐？娘今天立刻叫你爸着人作伐去，那你终可以安心了。”

耀忠听妈这样说，心头略为清楚，便频频点头，但心中又觉难为情，把脸回过床里边去了。方夫人安慰了几句，遂起身到上房里去了。耀忠待妈妈走后，回眸向梅香望了一眼，只见梅香倚在橱旁，纤手抿着嘴儿，秋波水盈盈地瞅着自己，只管憨憨地笑，因向她招手，叫她坐到床边。梅香把手指划到颊上羞他，耀忠抱着她娇躯，笑道：“好姐姐，你别瞎吃醋，我终不会忘你的。”梅香啐他一口，趁势倒入他怀里，便哧哧地笑起来了。不料正在这个快乐的当儿，

突然屋顶上瓦片哗啦啦一阵乱响，接着院子里便听轰的一声，这把两人吓得几乎竭声喊了起来。

不知究竟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